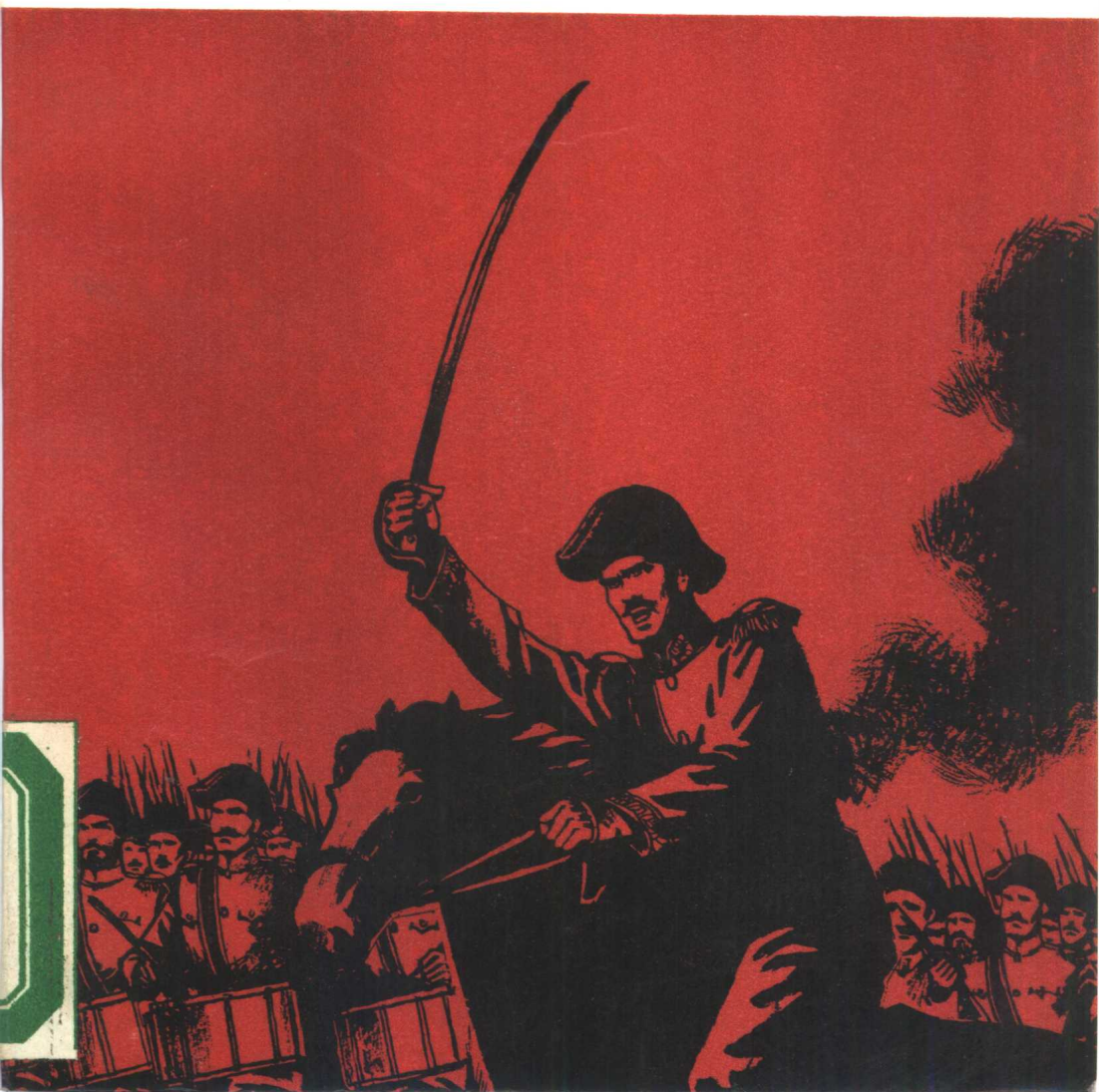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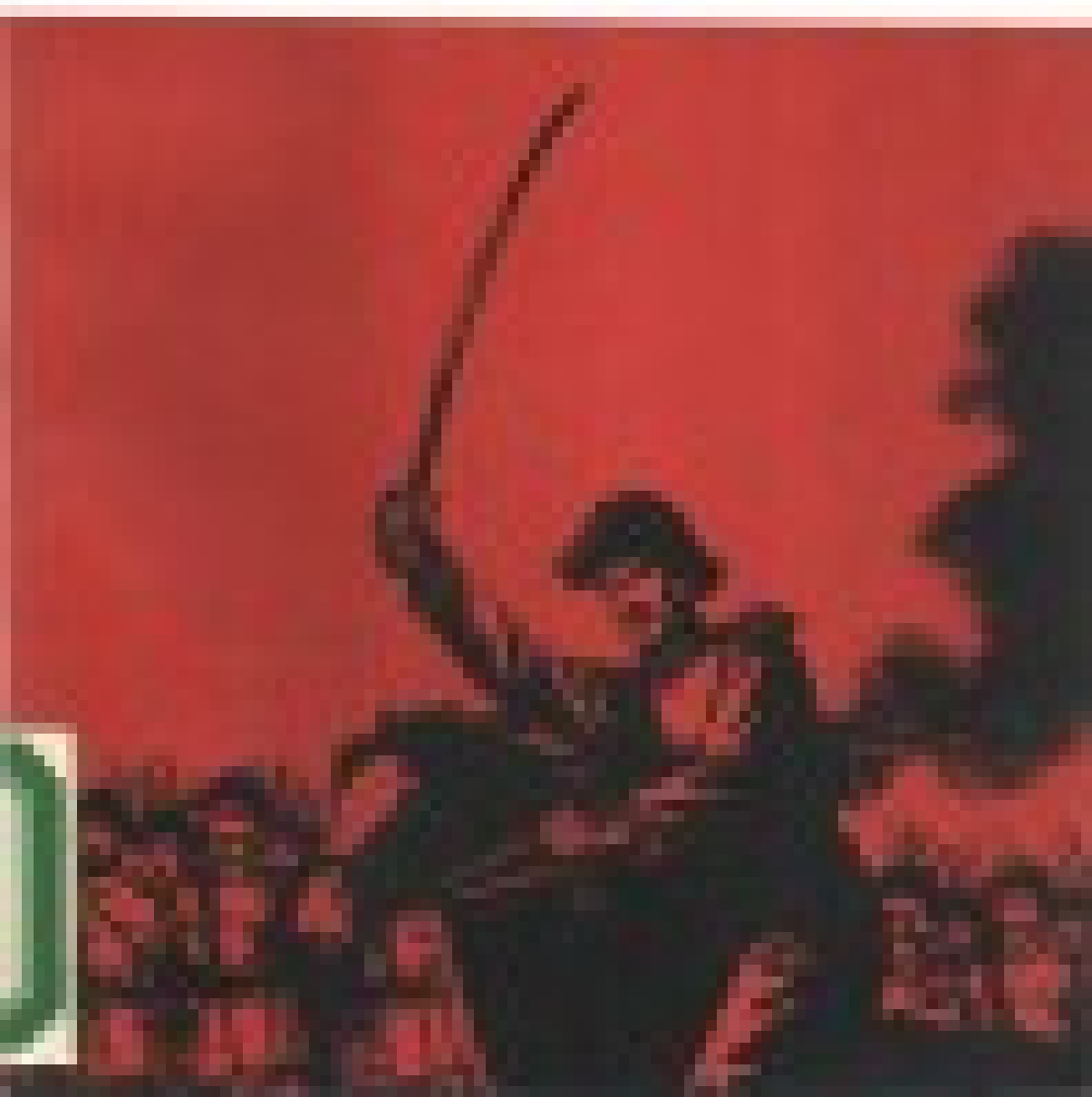
法国历史长河小说

拿破仑远征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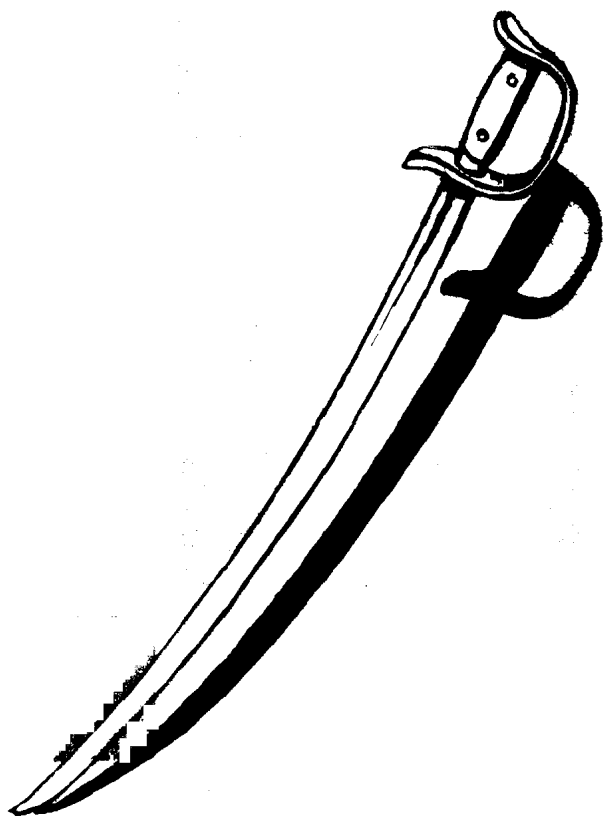


俄国历史长篇小说

拿破仑远征莫斯科



拿破仑远征莫斯科



CLAUDE MANCERON

Le Tambour de Borodino

Edition Robert Laffont

Paris 1974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唐正民 王恒东

插图：崔佳斌

拿破仑远征莫斯科

Napolun Yuanzheng Mosike

【法】克洛德·芒斯隆 著

刘汉全 郑若麟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10 14/16·插页2

字数：257,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0,586

统一书号：10093·836

定价：3.60元

ISBN 7-207-00374-9/1·59

内 容 提 要

这是法国著名历史小说家克洛德·芒斯隆的一部历史长河小说。

1812年6月，拿破仑率军40万，大举进攻俄国。俄军节节败退，法军长驱直入。9月，两军在莫斯科附近的鲍罗金诺展开殊死决战，50万士兵葬身战场。这就是历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著名的鲍罗金诺战役。俄军再次败退，严重受创的法军进入几乎空无一人的莫斯科。拿破仑只在城里呆了一天，便被熊熊大火驱走，征俄战役以失败告终。一个在拿破仑近卫军御林团潜伏多年的反拿破仑阴谋组织，企图在莫斯科刺杀拿破仑，推翻帝国。酝酿已久的阴谋在最后时刻流产。拿破仑的副官欧仁与御林团上校的年轻夫人白雪玛丽相爱，但是一个忠于拿破仑，一个志在刺杀皇帝，感情与信念在战争、阴谋和爱情的涡流中回旋。

拿破仑的进攻，俄军的抵抗，骁勇的将士，残酷的战役，神秘的凶杀，惊人的阴谋，爱情的纠葛，感情的波折……构成一幅色彩缤纷、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再没有比这更圣洁的阳光，
把这片鲜血晒干。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世纪儿的忏悔》第Ⅱ章)

献给内娜和弗朗索瓦
并通过他们
献给教会我们挺直身体的可亲可敬的父母们。

目 录

第 一 章	兵临涅曼河	1
第 二 章	对岸枪声	14
第 三 章	跨越涅曼河	31
第 四 章	神秘的御林团	44
第 五 章	进驻维尔纳	59
第 六 章	夜半凶杀	75
第 七 章	合围失败	93
第 八 章	爱情的波澜	109
第 九 章	凶杀的背后	126
第 十 章	维德比斯克的黎明	135
第 十 一 章	行军途中	148
第 十 二 章	攻打斯摩棱斯克	162
第 十 三 章	浴血瓦鲁蒂纳	172
第 十 四 章	在斯摩棱斯克	185
第 十 五 章	酒城维亚斯玛	197
第 十 六 章	决战前夕	210
第 十 七 章	战地鼓声	227
第 十 八 章	鲍罗金诺大血战	243
第 十 九 章	刺杀拿破仑计划	257
第 二 十 章	莫斯科之夜	274
第 二 十 一 章	莫斯科一片火海	290
第 二 十 二 章	阴谋者在行动	306
第 二 十 三 章	走出火海	319
第 二 十 四 章	别列津纳河畔	334

第一章 兵临涅曼河

白雪玛丽身体微微一倾，优雅地把头探出车门。她无论做什么动作，姿势总是这么优雅。道路被堵塞后，她这已是第10次探头张望了。

“雅布耶先生，是他！那是他！我发誓！行行好，你就抬身看一看吧！”

福蒂内·雅布耶先生屈着瘦长的身体，蜷缩在狭小的四轮轻便马车里。

“当真？穿着灰礼服，戴着小帽，骑着白马，是吗？也许还戴着皇冠吧？”

“随你取笑好了！不过告诉我，那是什么队伍？”

一彪漂亮的骑兵，头戴镶嵌银线的宽大军帽，腰系黄色皮武装带，在挤成一团的车马和人群中，开出一条路。这简直是奇迹！因为整个道路似乎已被堵得水泄不通；胸甲骑兵挥舞着马刀，用刀背拚命抽打牵引大炮的驮马，不让炮兵前进；辎重队的军官则大声吆喝着驭手冲向步兵的队列，后勤队的牛群也拒不让路。自从暑季来临，各部队都想乘着黎明，在被汗水、灰尘和蚊蝇侵扰之前，多赶一些路。大家争路抢道，互不相让，结果人人寸步难行。

凌晨5时，天已破晓，晨光熹微。

“那是皇上的卫队，也许真是皇上过来了……唉，别了，灵感。”

雅布耶叹了一口气，合上平放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膝盖上的文具盒。他的脑中还萦回着他刚为《巴黎——莫斯科旅行手记》写下的几句话：

1812年，整个欧洲沸腾了。新巴别塔^①的筑造者——拿破仑一世，开始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进军。这是彪炳千古、震惊环宇的伟大壮举。一路上，皇帝的大军向只懂斯拉夫语的百姓们讲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放下你的笔吧！难道你真的只知道舞文弄墨？你看那些车辆，涂着金鹰徽章……连牛群都退避三舍。”

“那的确是陛下的车辇，至少有25辆。要我叫醒上校吗？”她瞥了一眼对面座椅上裹着大衣酣睡的那个人。

“你怎么啦！上校刚睡着。他见过上百次皇帝，不象我，这才是第二次见他……”

“今天早上你怕是见不到皇上了。他准是在什么地方勘察战场。那一串宽大马车中的第一辆就是皇上的御车。你看它象我军过后的食品库：空空如也。”

白雪玛丽遗憾地耸耸肩。整个车队威风凛凛地从她眼前驶过：前面是随员们的车辆，同样空无一人；接着是两辆办公车，装着办公桌、地图、文件；随后是一辆服装车，两辆运输车；再后是5辆膳车，面包、菜肴、美酒、餐巾、桌布、餐具等应有尽有；最后面的车则载满行李、帐篷、行军床、办公用品、药品……

“她还在探头探脑地张望？”雅布耶低声抱怨，“在欧洲跑了一个多月，满眼是车马人群，还没看够？这也好，省得打扰我……”

他重新打开笔记本，搜索枯肠，希望写出足以使夏多勃里昂^②先生赧颜的妙语奇文。

① 巴别塔，圣经中古巴比伦建筑未成的通天塔。见《创世纪》第11章。——译注

② 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著名作家。——译注

6月24日黎明，我们在一个小镇受阻。从华沙到维尔纳，沿途布满这类难以拼出名字的小镇。拿破仑大军主力走出50年来备受敌人和朋友蹂躏的波兰，跨过了立陶宛的无形边界。这个国家遭受着更大的苦难，连波兰也在伺机欺负它。在这块无边无际的平原上，覆盖着无数的沼泽和森林，一汪汪清水从地下渗出，拥吻着一棵棵大树的根部。

“雅布耶先生！”

“啊！又怎么了？”

在一段时间里，与其说是白雪玛丽在看别人，倒不如说是别人在看她。她任人注视，毫不回避。她是从不知腼腆为何物的人。不远的地方，出现一伙军官，金黄色条带和天蓝色盘花结在他们华丽的军服上闪出夺目的光彩。他们中间的那位军官……

“那个军官的帽子上插着白色的翎毛，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皇上的副官，说明圣上近在咫尺。”

也许仅仅是由于这片翎毛，欧仁才引人注目。至少，和他一道的5名军官中有4名是这样认为的。这4名自命不凡的军官被他那种矜持、淡漠和傲慢的神情所激怒。欧仁知道，他一转身就将成为众矢之的：“黄口小儿，乳臭未干……”他对此已习以为常。他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讲话：

“啧啧，好个漂亮的娘儿们，她到前方来干什么？”

“干什么？还不是和别的女人一样，陪我们行军罢了。我们在女人方面可比在草料方面受到更大的优待。我参加过7次战役，还从未见过一支军队拖着这么多的女人！”

“她太纤细了，这种削瘦的体形不合我的胃口。军人的女人应该象奶酪一样丰腴。”

“俗不可耐的比喻，随军售货女郎把你的趣味败坏了。”

“你觉得‘奶酪’刺耳吗？那就说象醇酒好了。象鲜花，象烈火，象图画，见她们的鬼！我们还能要求女人什么呢？为我们演奏竖琴？”

欧仁怀着酸楚的心情注视着第5位军官，那是迪厄多内·里克比什，他昔日的挚友，枫丹白露军校的同窗。他们阔别10年，今晨在此重逢。但是里克比什摆出了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欣喜若狂的欧仁有如冷水浇头，感到无限失望。这时里克比什开口说：

“伙计们，她和我们不是一路人，还是让我们满足于售货女郎吧。”

这正是他那浑厚的嗓音。那时，他的朗朗笑声每天早晨从欧仁的邻床上响起，使艰苦枯燥的军校生活变成轻松愉快的游戏。这两位朋友形影不离，一起捉弄教官，破坏纪律，私出校园。一夜，他们俩一气喝光6大瓶阿依酒。还有一夜，他们大打出手，狠狠教训了一番同寝室的5名好汉。欧仁18岁那年，可以说是里克比什年。

然而，也正是在他18岁那年，一切都结束了。那是1803年，执政府时代的最后一年，也许是法国有史以来人们寄予最多希望的一年。正当举国欢腾的时候，晴天响起霹雳，无数的希望被震得粉碎。昂汉公爵被处决，拿破仑帝国宣布成立。欧仁被父母召回老家的庄园，他的家族和法国的老贵族一起，徒劳无益地同“篡位者”斗了10年的气。离校那天，当欧仁登上驿车的踏板时，里克比什同他吻别。

“迪厄多内，给我写信，告诉我你打仗的情况……”

“朋友，不要眷恋军队吧，你太温情，不会成为一个好军人。”

里克比什蓦地放开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从此杳无音信。

欧仁以为，在这次战役中，恐怕要费一番周折才能找到旧友，不想刚刚临近俄罗斯的土地，两人便不期而遇。欧仁认为这是天意，他素来笃信自己是命运的宠儿。那个骑马伫立在路旁的军官，那个既丑陋又英俊的家伙，那个集丹东和缪拉于一身的人，不就是他吗？

“里克比什！”

……但是他的反应使欧仁大惑不解：没有伸手，没有微笑。

“先生？……”

良久，里克比什才装作认出他的样子，转向众人说：

“请允许我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欧仁·德拉盖特—兰德里侯爵。我们曾在同一所军校学习过。”

里克比什把旧王朝的封号加在他的身上，犹如在他的脖子上挂上一个牌子：“嘲笑他吧，我把他丢给你们了。”

里克比什再没说别的什么，直截了当地向他打听起他们正在等待的一个军官：

“大本营有关于奥戈尔莫康上校的消息吗？他从巴黎来赴任，接手指挥近卫军御林团。我们前天就接到他到达的消息，可是至今还未见人影。”

“奥戈尔莫康上校？”

欧仁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名字。他多么想抓住里克比什的肩头，大声说：“迪厄多内，你怎么了，是我呀！”

“您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奥戈尔莫康，这是近卫军中最光荣的伤员。想必是战报传不到布列塔尼的偏远之地吧？”

欧仁唯有沉默，从沉默中寻得骄傲和安慰。但他仍然全神贯注地留意着里克比什的一言一语。

“记住，”里克比什继续说，“我们这里只有两种女人。”

“哪两种，副团长？”

“一种是轻佻的，一种是严肃的，轻佻的对你笑脸相迎，严肃的迫使你陪出笑脸，这里的女人非此即彼。而后者更厉害，非把你治得服服帖帖而后快，她们以此为乐。至于眼前这位呢，你们看她的嘴，双唇紧闭，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严肃女人。”

听到这番议论，欧仁顺着众人的目光朝那个女人望去，看到她玫瑰色的樱唇。

“诸位还记得吧？在葡萄牙，正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把马赛纳和内依弄得神魂颠倒。他们派出整整一队侍从去取她忘在英布拉的鸚鵡，不惜为此而耽搁整个部队的行动。此外，凡向她讨好的人都遭了难，全都被只身派往游击区。先生们，还是不要招惹这种女人吧。”

皇帝的车队疏通了水泄不通的大路。龙骑兵踏起一片白茫茫的灰尘。步兵在背包的沉重压力下，迈出僵硬的步伐。此时，天已大亮，开始了将持续十八小时的白昼。欧仁突然举鞭策马，飞也似地向那辆轻便马车奔去，羞涩的王子在向女人进攻。白雪玛丽恍若置身梦境之中，看见一片白色的翎毛离开人群，飘然而至。欧仁并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同里克比什赌气才纵马跑来，但是她又如何知道这些呢？欧仁是在故意同那几位高谈阔论的军官作对，借以排遣失落友谊的满腹惆怅。

“小姐，您遇到麻烦？我能为您效劳吗？”

“当然啦，而且非您不可。”

这出乎意外的回答，这深沉而热烈的声音，竟使欧仁一时语塞。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他的眼睛蓝似海水，她的眼睛灰中透明，他们的眼睛都是那么清澈，都同样不习惯于低垂。她用平静的语调接着说：

“希望您能帮我一睹皇帝的丰采。”

欧仁做事从不瞻前顾后。他母亲曾说：“你只会仗力，不会思索。”

“您能骑马吗？”

“不在话下！”

“把莉赛特牵来！”欧仁对仆人埃尔维喊道。埃尔维正在不远的地方照料那匹备用马。

欧仁正要伸手扶她，她已敏捷地跨上枣红色的牝马莉赛特。

“一会儿见，雅布耶先生！如果他醒来，请让他耐心等一等。这是我在行军途中的第一次自由行动。”

当两个骑手从那伙军官前面并肩走过时，军官们惊奇得目瞪口呆，他们颇为轻慢地向她点点头，她只微微挺直身体，算是回礼。路上有一群散兵游勇，看见两人走来，慌忙闪到路旁，唯恐避之不及而挨一顿马鞭。但是欧仁彬彬有礼地给他们让了路。这种异乎寻常的礼貌使她觉得十分有趣。

“他又勒住马！莫非他对牛群也要以礼相待？”

欧仁忍不住停下来。他没有回头，但是竖起耳朵，倾听里克比什是否在呼唤他。只需一声呼唤，一句话，那就让这位小姐见鬼去吧；他将向旧友奔去。然而背后是一片沉寂。他松开缰绳，继续前行。明天即将爆发战争，也许今生此世再无见面之时，唉，算了吧！他见到了里克比什，可那已不是里克比什。

广阔的波兰平原上到处点缀着象草垛一样的农舍和象农舍一样的草垛。他们越过田野，走进森林。拿破仑就在这维尔科维斯基森林里。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来自20个欧洲国家的帝国大军终于踏上漫漫征途，一步一步走到这里。森林的后面便是滔滔的涅曼河。眼下尚未宣战，刺破熊皮的命令还没下达。部队没有

深入森林，只驻扎在边缘地带。

两个年轻人沿着林间小路按辔徐行。背后，人声、马声、车声、歌声、鼓声、笛声……组成一部嘈杂的行军交响曲。烈日已高悬天际。但是深入林地百步之后，飞尘和喧嚣渐渐消失了。林中不时出现骑着黑色高头大马、穿着白色宽大军礼服的近卫军巡逻骑兵。若非这些骑兵，他们也许会感到更自在一些。

此时，他们就象一切不愿意被人视为黄口小儿的人一样，竭力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特别是装出一副不是装腔作势的样子。他们都还年轻，他 27 岁，她 23 岁。她凝视着他，内心玩味着他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略显可笑的东西：对妇女的尊重。她已习惯于在贪婪的目光下行军，欧仁的翩翩风度和文雅举止使她感到惊异，也使她感到轻松。

“这是西方的最后一座树林，”他说，“当然，这里已能感到俄罗斯的气息：您瞧这些松树，有 30 米高。”

“还有这么多的白桦树……”

“您看这些椴树，法国梧桐，千金榆……这一株株美丽的橡树使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布列塔尼。”

白雪玛丽暗想：“是啊，这是一个西部贵族，愣头愣脑，动辄睁圆惊愕的大眼睛。他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贵族的气息，鞠躬时那种雍容大方的姿态，看我时那种既庄重又随便的神情。他那固执的神态更是布列塔尼人的特点。他是不是把我看成平民百姓了？他随时都会看到我粗大的踝骨。他为什么总闷闷不乐呢？一定是我使他想起了他的情人。他是某个地方的少爷，金铺的多情少女都会在泉边等他。可怜的少女们……”她昂起头，脸上浮现出一种自己不受感情羁绊也不希望受感情羁绊的得意之情，一种自己不幸福也不羡慕幸福的自豪感。

而欧仁呢，他一面几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一面象平时那

样同时做着几件事：给哨兵回礼，寻径探路，同她说几句无关宏旨的话。一想到里克比什，他的脸上就堆满愁云。为了转移注意力，他想象着自己爱上了身边的这位妙龄女郎。“这个古老的游戏会使我心醉神迷。她纤细细腰，婀娜多姿；从嘴唇到嗓音，凡身上具有表现力的地方无不洋溢出青春的活力；身体略显单薄，但是看得出，她的性格坚毅，有头脑，敢做敢为，是一个不会轻易皱眉的女子。”

欧仁生活中唯一的一次爱情波折，几乎未曾使他感到丝毫的痛苦。他同邻近庄园的姑娘绿西·德布沃—拉博里尔订婚6年，其间时而反目毁约，时而重归于好，最后终于分道扬镳。他们在琴声悠扬的沙龙里共同度过了上百个枯燥乏味的夜晚之后，那天晚上，她郑重其事地把订婚戒指还给了他。当时欧仁曾庄严宣布他再也不爱别人。

他们各有所思，转眼已走出1法里^①。脚下的路越来越宽，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与哥尼斯堡—维尔纳大路相交。刚才还那么寂静的森林这时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队骑兵出现在他们眼前，白雪玛丽还从未见过这样的骑兵：一个个身材魁梧，满头金发，穿着磨旧的华贵军服，身子动来动去没有一刻安静。

“他们的夏科帽是多么古怪，象一个炸裂的向日葵。”

“人们称之为夏普加军帽。这些人是波兰轻骑兵，只有他们可以一直跑到涅曼河畔，因为俄国人对他们已熟视无睹。”

在穿着清一色军装的波兰轻骑兵中间，有几个怪模怪样的高级军官，上身穿着衬衣，手里提着金色军礼服和两角帽，好象刚刚起床似的。

^①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4公里。——译注

“您不是想看皇帝吗？”

“我一直在等着呢。”

“他就在眼前。”

她环顾四周，目光热切而沉静。

“皇上在对面那几个未穿外装的先生们中间。”

她没看见他们当中那个指手画脚、大腹便便的人，因为他个子太矮，被人群遮住了。他刚刚把一顶他觉得过于笨重的军帽掷到地上，现在正试一件下摆几乎没过踝骨的深绿色波兰上校服。

“陛下正在乔装打扮，他要亲自观察敌人的阵地。在他身边化装的是贝蒂埃亲王元帅和布律依埃尔将军，陪皇上侦察的只有他俩是法国人。我们其余的人接到命令，不准靠近陛下。在这些人高马大的波兰轻骑兵中间，找一套适合他身材的军服可真不容易。您应该庆幸，小姐：天底下不知有多少女人梦想看到他更衣呢！”

她感到迷惘，几乎没听他讲话。一个月来，她不断听人提起拿破仑在德累斯顿的惊人豪举。空前盛大的宴会一连持续 18 天；成群的王公大臣诚惶诚恐地簇拥在他的周围；奥地利皇帝向自己的女婿俯首行礼；普鲁士国王对拿破仑毕恭毕敬；德累斯顿万人空巷，全城百姓夹道跪迎；夜里，人们在他经过的道路旁边点起熊熊火堆，耀眼的光焰照亮他的整个行程。白雪玛丽曾亲眼目睹火堆留在路旁的痕迹。

可是眼前，怎么，这个小矮子竟穿着衬衣！她第一次见他时所产生的那种厌恶感又在她心中升起。

她终于注意到欧仁颤抖的声音和炽烈的目光。

“他的眼睛都看直了。”白雪玛丽心想。

“皇上是亚历山大大帝和查理曼大帝的化身，这岂不是旷古奇才吗？”欧仁继续说。